

## 永遠懷念誠社 (1953) 鄺德昌同學

悼念文 一

陳毓棠 培正中學 誠社 (1953)

我們的德昌同學走了，一貫低調的他，平靜地走回主的懷抱，連空氣也沒牽動一下便走了。

當日正好是父親節，鄺太太說：為怕酒樓擠迫，提早一天（星期六）與子女，孫兒們一家大小，共度佳節，濟濟一堂，好不熱鬧。翌日父親節，德昌大清早便穿著整齊，等著與太太等同往教會做禮拜，完畢後一齊往午膳，飯後返家，順便打開衣櫥，整理一下衣物，將稍舊及不喜愛的檢出，促太太送給清潔工或棄掉算了。停下來後，鄺太太遞上半個日本大蘋果，自己拿著另一半，夫妻二人，邊嚐美果，邊話家常，就這樣便聊了個多鐘頭，近黃昏時如常往會所暢泳。回來梳洗沐浴後，德昌覺有倦意，跟著上床休息。鄺太太到廚間準備晚飯，到8時許，叫德昌起來用餐時，驚覺德昌他已安詳地離開了她們。

德昌離休後，全心享受人生，每星期都有一天和我們茶敘，或作竹戰。自父親節後，一直找他不著，以為他去了鄰近地區打高球。直至6月21日星期五，幾位同學在朱淑齡家中閒聊時，收到鄺太太來電：說德昌在16號晚離世。事出突然，真真難以置信，各人當時如遭電殛，張口無語，久久才回過神來，齊聲嘆息。

據知德昌生於廣東南海世家，幼年曾目睹戰亂艱辛，印象深刻，影響到他日後的人生觀。戰後定居香港，12歲時考入香港培正中學初中一年級，我們有幸都成為誠社一員，直到今天。

德昌幼承慈母教導做人道理，一直都表現低調，不驕不奢，用心學習，所以每年都以成績優異升級，直至高中畢業。

高中畢業後，以優良成績考入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。能入讀港大，當然是值得慶幸，難題是學雜費在當時也不是一個小數目。為了不欲增加家中負擔，最後毅然放棄入讀港大，轉讀香港工業專門學校（即理工大學前身），畢業後進入建新工程公司工作，主業務地基工程。工作期間，一直未有放棄原定理想，繼續報讀英國倫大課程。結果他的努力並無白費，最後以傑出成績一級榮譽畢業，取得工程碩士學位及工程師資格，當時香港報紙亦有專題採訪，在報章刊登。

因為自我增值成功，瞬即被挖角進入知名之Faber & Sons工程公司，主管設計及監建一些較重要的大工程項目，手下有10多名工程師協助。



然而，德昌並不以此而自滿，希望事業再上另一層面，也為實現理想，於是轉職入工務局，專責設計及建造道路工程，為市民服務。由於其才華出眾，工作態度及處事表現良好，深得局方眾人愛戴，工作多年，屢獲擢升及保送海外深造。離休前職銜是總工程師，及署長代理，為我社服務公職職銜最高者第一人。任職期間，主理建築道路天橋無數，其中以幾條海隧，及香港第一條最長，直通半山之行人電動扶手梯，最為人樂道。

如非鄺太透露，我們對德昌生活的另一面所知不多，因他從不在人前，炫耀其工作成就。我們在學校，或日常敘會中的鄺德昌，都是表現一介謙謙君子，淡泊名利，思想豁達，從無惡言厲色，異常低調。但鄺太說：他最重手足情，一向疏財仗義。對人寬，律己嚴，對子女更嚴，祇望培育子女都能獨立處事。平日麻雀耍樂，從不計得失，時有連場敗北，亦不出怨言，代以一笑置之，我也深受其感染，漸漸戒除賭仔姓賴之埋怨陋習。

另有一意外發現：德昌是主修土木工程，鮮為人知者，其個人修養，對中國古文學、歐西古典音樂，也有極豐厚認識。又喜愛運動、旅遊等，真個博藝多才。

德昌熱愛家庭，惜往日工作繁重，無法表達。離休後雖有多家大工程公司，高薪禮聘為CEO，不為所動，一心享受人生，第一時間與太太攜手環遊世界，可見鶼鶼情深。對子女亦給予最佳學習條件，使子女們全都學有所長，以報父親苦心栽培之恩。

今天，德昌同學，我們的好兄弟，恬靜地離開我們，重歸主懷，我們大家都會永遠懷念他。

## 悼念文 二

朱淑齡 培正中學 誠社 (1953)

最近聽到親朋好友去世的消息，除了安慰了幾句外，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了；恐怕有一天自己亦會成為別人口中的壞消息，所以我們也應好好的享受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！！

幸好我們入了一間好學校，有真正互相關心的同學，鄺德昌突然過世，我們同學間的表態，使我體會到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就是愛，世界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擁有朋友！

朱淑齡

